

## 北京口语中的程度副词

刘 一 之

### THE LEVEL ADVERBS IN BEIJING DIALECT

LIU, YIZHI

#### 提要

北京口语中有着众多的程度副词。本文对这些程度副词进行了逐一考察后发现：除表示程度的深浅外，这些程度副词都带有另外的某种意义，或感情色彩，或表示主客观，或表示说话人心情的好坏。

(1994年9月14日受理)

关键词：北京话、副词

我们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北京口语中的程度副词，所以，一般只在书面语中出现而很少在口语中出现的副词，如“格外”“十分”等，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。

程度副词可以按意义分成两大类：一类是表示比较，一类是表示程度的深浅。表示比较的副词比较简单，最高级有“最”和“顶”，比较级有“更”、“还”和“再”。

“最”“顶”的主要区别在于语体色彩不同：

书面语和口语通用	口语
最	顶

除此之外，“顶”和“最”比起来，有更强调的意思。对比：

他最叫真儿了。

他顶叫真儿了。 语气更强烈。

“再”和“更”“还”的区别，主要在于使用范围不同。“再”在使用上很受限制：

1、“再”多用于假设让步转折句中，如：

天再冷，风再大，我也要去。

我喜欢的东西，再贵我也买。

“更”“还”都不能用于假设让步转折句。

2、“再”和“更”都可用在假设句中，不过，“再”只出现在表假设的分句中，“更”只出现在表结果的分句中。如：

再快点儿，就更好了。

要是你去了，他更高兴。

要是你再认真点儿，就能得100分了。

“还”用在假设句中非常受限制，一般它只出现在有“得”“要”的表结果的分句中。如：

要是你去了，他还得高兴。

要是你去了，他得还高兴。

3、“更”和“还”可以很自由地出现在陈述句中，“再”不行。“再”只能用在表示打算、希望、要求的陈述句中，如：

你应该做得再认真一点儿。

明天我再早点儿。

4、“再”经常用在祈使句中，如：

再快点儿。

再慢点儿。

再认真点儿。

“更”和“还”一般不用在祈使句中。

5、“再”经常和“一点儿”“点儿”搭配使用，如果不和“一点儿”“点儿”搭配，则只表示假设让步。如：

你跑再快点儿。

再快点儿，就好了。

再快，我就跟不上了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表比较的副词：“才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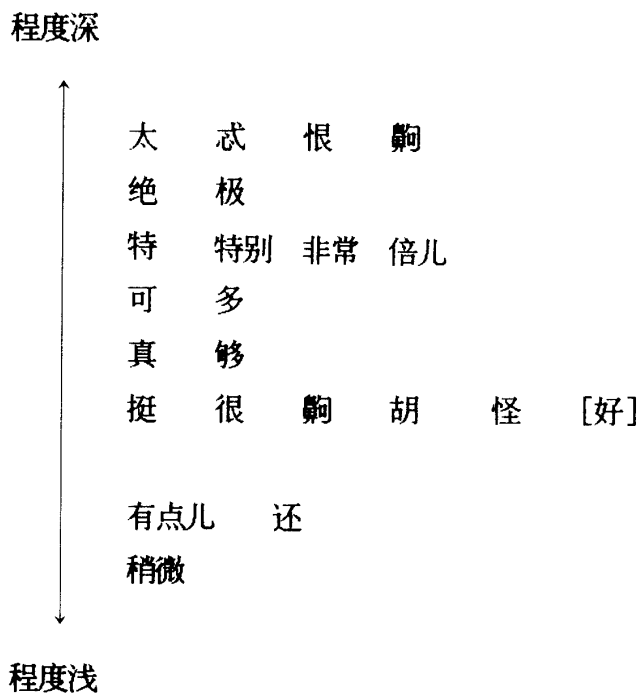
“才”从不在“比字句”中出现。它带有一种不同意对方的意见，认为自己所说的情况比对方说的程度更深的语气。如：

甲：你尝尝。这葡萄特好吃。

乙：也就一般。我们家乡的葡萄才好吃呢。

现在我们讨论表示程度深浅的副词。

北京口语中表示程度深浅的副词有以下这些：



现在我们分别论述如下：

### 一、太 忒 恨 齁

“忒”有两读，一是“tuī”，二是“tēi”。“恨”发音为“hèn”。“齁”发音为“hōu”，或儿化，为“hōur”。

“太”“忒”“恨”“齁”的共同点是都表示过份，而且在肯定句中多和“了”搭配使用。如：

你也太认真了。

你也忒认真了。

你也齁认真了。

恨认真了不好办事。

不同点在于：

- 1、语体色彩不同。“太”口语、书面语都用，而“忒”“恨”“齁”一般只用于口语。
- 2、“齁”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，含有一种抱怨的口气。如：

这孩子**齁**不听话。

这菜坏了，你放的时间也**齁**长了。

3、如果修饰褒义词组，“太”可以有两个意义，一是感叹的语气，如：

太伟大了。

太理想了。

太满意了。

二是表过份。按照“过犹不及”的观点，过份的好反而不好。如：

这花园太精致了，好像假的一样。

“忒”“恨”“齁”只表示过份，如：

她长得**忒**好看了，怕命不好。

长得**恨**好看了，怕命不好。

你放了多少盐？也**齁**儿咸了。

4、“恨”出现在肯定句中，只表示假设。如：

恨远了，我就不去了。

“太”“忒”无此限制：

太远了，我就不去了。 (假设)

学校离家太远了。 (陈述)

忒远了，我就不去了。 (假设)

学校离我们家忒远了。 (陈述)

“齁”一般不出现在假设句中。

如上所述，“太”的语法功能最多，使用范围最广泛，使用频率也最高。“忒”次之。“齁”和“恨”的使用范围小，使用频率也低，而且一般只限于在地道的北京人中使用。

## 二、绝 极

“绝”“极”都表示程度深到极点。如：

绝好吃。

极好吃。

不同点在于：

1、“绝”原来只限于在年轻人、孩子中使用，现在扩展到中年人也用。“极”原来只是有文化的人用，因为现在北京的年轻人、中年人都有文化，所以也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、中年

人都用；老年人中，只限于有文化的人用。

2、“绝”带有一种赞美、夸张的语气，一般只修饰褒义词。如：

绝棒。

绝好吃。

“极”也有夸张的语气，但没有赞美的语气，所以，既可以修饰褒义词，也可以修饰贬义词。如：

她的文章极有文采。

他的球踢得极臭。

3、“绝”一般只修饰口语词，“极”既可修饰口语词，也可修饰书面语词。如：

这本书绝好看。

这本书极好看。

这本书极精采。

### 三、特 特别 非常 倍儿

“特”“特别”“非常”“倍儿”都表示程度很深。如：

我妹妹特喜欢跳舞。

我妹妹特别喜欢跳舞。

我妹妹非常喜欢跳舞。

我妹妹倍儿喜欢跳舞。

不同点在于：

1、“非常”是书面语，知识分子和学生口语中也用。“倍儿”原多用于孩子、年轻人，现在中年人也用。比较起来，“特别”、“特”是什么人都用，使用频率也最高。

2、“倍儿”带有一种轻松愉快的口气，“特别”“特”和“非常”没有这种语气。比较：

倍儿高兴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轻松愉快)

非常高兴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比较严肃)

特高兴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一般)

他干那事倍儿气人。          (虽然他干那事特别让人生气，但是能感觉到说话人说话时不是非常生气。)

3、“非常”一般不和特别口语化的词语搭配，如果硬要搭配，会给人一种不伦不类、滑稽可笑的感觉。如：

他最近倍儿长行市。

他最近特别长行市。

他最近特长行市。

\*他最近非常长行市。

他这人特神。

他这人倍儿神。

他这人特别神。

\*他这人非常神。

#### 四、可 多

“可”和“多”都带有夸张语气和强烈的感情色彩，都可用在感叹句中。不同点在于：

- 1、“可”只用于口语，“多”书面语、口语都用。
- 2、“可”一般需要和“了”“呢”搭配使用，如：

我妹妹可聪明了。

我们学校可大呢。

“可~呢”带有一种天真的语气，所以多用于孩子。

用“多”的句子，句末常跟语气词“啊”“哪”“呀”。如：

你看天多蓝哪。

- 3、用“可”的句子所表达的情况经常是听话人不知道的，如：

无花果可好吃了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说话人认为听话人没吃过无花果)

今年夏天我们这儿可热了。          (听话人不知道这个情况)

用“多”的句子所表达的情况一般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经历的，或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知道的，如：

你看这花多好看哪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经历)

你说人家那孩子多争气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说话人认为听话人知道这个情况)

如果说话人认为听话人不知道自己讲的情况而用“多”，那么，多半这句话只是一个开场白，为了引起听话人的注意，如：

你说这事多悬。……

你说他多不讲理。……

## 五、真 够

“真”意为客观事实就是如此。“真”做为程度副词时，也表示程度高，带有强调事实确实如此的语气，口语、书面语都常用。如：

今天真热。

这孩子真不听话。

你真糊涂。

“够”的主要意思是：说话人认为已经达到了说话人心中的某个标准，用委婉的语气表示程度高，只用于口语。“够”需要和“的”或“了”搭配使用，如：

小胡对你够不错的，别不知足了。

他已经够烦了，别再给他添乱了。

“真”和“够”经常连用，如：

你真够傻的。

这事真够麻烦的。

## 六、挺 很 齁 胡 怪 [好]

汉语中形容词一般不能单独作谓语，如果单独作谓语，常含比较的意思，如：

他好。 (意味着别人不好)

所以，这组程度副词都既可以表示程度深，也可以表示程度一般。其区别如下：

1、“很”一般用于书面语，口语中很少用。“挺”“齁”“胡”“怪”只用于口语，近来“挺”开始在书面语中出现。“好”是这几年受港台文艺作品语言影响而产生的，只在少数女青年中流行。例如：

戈 玲：这电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好难受的。

李冬宝：你怎么说话也串味儿了？ 《编辑部的故事·歌星双双》

李冬宝所说的“串味儿”，即指“好难受好难受”不是北京人的语言。

2、“胡”“怪”必须和“的”搭配使用。“挺”“齁”在多数情况下加“的”，有时可不加“的”。“齁~了”表过份，我们前面已经谈过。“很~”后不能加“的”。在某些方言中，“很~”后可以加“的”，但在北京话中不行。

3、“挺”的使用范围最广，使用频率最高。“齁”“胡”“怪”都有感情色彩，所以使用上受限制。

“怪”含有一种轻松愉快的语气，所以，经常出现在心情愉快的谈话中。即便是谈论很不

好的情况，用了“怪”，也透出说话人的心情不是太坏。比较：

我心里挺难受。 (心情沉重)

我心里怪难受的。 (虽然“难受”，但心情并不沉重)

像这样的例子还有：

怪讨厌的。

怪气人的。

都有一种轻松活泼的口吻，因此，一般来说，女性比男性用得更多，性格严肃的人不大用。

“齁”发音为“hōu”“hóu”，也可儿化为“hōur”“hóur”。“胡”发音为“hū”“hú”。有的词典，如《北京土语辞典》，把“齁”和“胡”释为一个词。细分析以后，“齁”和“胡”还是有差别的。“胡”带有一种非常反感、厌恶的语气，如：

你那鞋胡臭的，别放在屋里。

胡冷的，我才不去呢。

“齁”虽然也表示反感，但程度比“胡”低，而且多带有一种抱怨的语气，像下面这句话：

带个孩子齁累人。

就不能说：

\*带个孩子胡累人。

因为对“带个孩子累人”，只是一种抱怨，并不是厌恶。

## 七、还 有点儿

“还”、“有点儿”都表示程度浅，不同之处在于：

“有点儿”只是一种客观的陈述：

有点儿冷。

有点儿不舒服。

“还”含有一种“比预料的好”、“和坏的情况比起来，还算好”的意思。所以，后面一般只跟褒义词，如：

看着不怎么样，吃着还行。

这电影还凑和。

在提到自己或自己家人的情况时，用“还”有时表示谦虚，如：

我们家玲玲画画儿还可以。



## 八、稍微

“稍微”表示程度非常浅，必须和“有点儿”“一点儿”“点儿”搭配使用。如：

我觉得稍微有点儿冷。

这件衣服稍微大了一点儿。

现在稍微晚点儿。

以上的程度副词逐个讨论完之后，我们发现纯粹的北京口语中的程度副词都带有另外的某种意义，或感情色彩，或表示主客观，或表示说话人心情的好坏。丰富的程度副词给北京话增色不少。北京人说话讲究含蓄、幽默，正话反说，反话正说。有时，说话人的喜怒哀乐就藏在这众多的程度副词之中了。

### 参考资料：

赵元任：《中国话的文法》，[香港]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80。

朱德熙：《语法讲义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。

吕叔湘主编：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0。

徐世荣：《北京土语辞典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90。

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：《现代汉语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3。